

李白诗
寻踪
④

《峨眉山月歌》： 仗剑去国，难舍故乡月

□马睿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唐玄宗
开元十

二年(724年)秋天，李白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在离开巴蜀前，游历了峨眉山。李白平生爱月，特别是“峨眉月”使他眷恋一生，情意相连。峨眉秋夜如此美的月色，让李白难以忘怀，遂吟出了这首《峨眉山月歌》，诗中说：峨眉山巅高悬着半轮秋月，月影洒在平羌江面之上。夜晚，我沿清溪向三峡进发。在前往渝州的途中，我思念你却又不能见到你。

峨眉山月歌

峨眉山月半轮秋，
影入平羌江水流。
夜发清溪向三峡，
思君不见下渝州。

壹

秀甲天下 峨眉山月自古闻名

提到四川的名山，很多人首先会想到“峨眉天下秀”。

不错，自古以来，峨眉山都是四川名胜之首。“书圣”王羲之甚至把峨眉山视为“碑版之所闻，昆仑之伯仲也”，并将登临峨眉作为“实不朽之盛事也”“一段奇事也”。

峨眉之美甚多，清光绪十七年(1891年)，诗人谭钟岳在编撰《峨山图说》时，特地挑选出最美的十处景色并各配一诗，合称“峨眉十景”。

“峨眉十景”荟萃了峨眉风光雄、秀、奇、险、幻的特色，春有“双桥清音”“洪椿晓雨”，夏有“萝峰晴云”“灵岩叠翠”，秋有“白水秋风”，冬有“大坪霁雪”。一天中，可以朝看“金顶日出”，午观“峨眉宝光”，夜赏“象池夜月”“金顶圣灯”。既凝聚了峨眉山阴晴雨雪的四时景象，又展示出春夏秋冬的四季变换。正是这些美景、奇景、绝景，让峨眉山闻名遐迩。

峨眉山月，自古闻名。赏月最佳之地是洗象池，因为“象池夜月”是十景中最富感情色彩的一景。

洗象池在明朝时仅为一亭，称为初喜亭。后改建为庵，名初喜庵。清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，泓川禅师建寺。清乾隆元年(1736年)，月正和尚扩建，因寺前有一小池，传为普贤菩萨于此浴象，故改名洗象池，又称天花禅院。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建观音殿、弥勒殿、大雄殿。1944年，寺僧释遍祥重建大雄宝殿。

之所以说洗象池是金山赏月最佳之地，是因它之上还有山，背后也是山，只有前面开阔，附近树木也多。金顶虽高，但无陪衬，只能对天看月；洗象池以下，山峰重叠，树木太多，风光不及洗象池观月十全十美。所以，“象池夜月”成了峨眉十景之一，有些和西湖的“平湖秋月”比美。

每当月夜，云收雾敛，万山沉寂，秋风送爽，一轮“明镜”悬于碧空，唯有英姿挺拔的密林，萧萧瑟瑟，低吟轻语。月光透过茂密墨绿的丛林，大雄殿、半月台、洗象池、初喜亭、吟月楼，沉浸在朦朦的月色里，肃穆中又显恬静。



今日峨眉山金顶和万佛顶。(新华社资料图片)

月光下，古刹似一头侧卧的大象，剪影清晰。大殿似额头，两侧厢房似双耳，半月台下的钻天坡石阶，又好似拖长的象鼻，不知是巧合还是寺庙建造时设计师的匠心独具？皓月当空，满天清晖。千山月色，柔和似水，游者恍惚步入广寒天官。

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，面对峨眉月，留下了“洗象池边秋夜半，常留明月照寒林”的佳句。谭钟岳《象池夜月》则写道：“仙人骑象杳何之？胜迹空余洗象池。一月映池池贮月，月明池静寄幽思。”月移中天，六方小池内，一汪清泉，一轮明月，恰好映在池中，两月相对，天上人间，浑然一体。

峨眉四季皆可赏月，唯秋夜最佳。

农历每月初七、初八或初九，月亮与地球的连线同地球与太阳的连线成90度角时，在地球上看到月亮呈右半边亮的半圆形，这种月相叫“上弦”，这时的月亮叫“上弦月”。上弦月于日落时出现在中天，夜半时分落下山去。

张继《枫桥夜泊》云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“夜半”“月落”，说的就是上弦月。

如果峨眉山月是“半轮”上弦月，则李白“夜发”之时，当在日落后至黄昏这段时间。这时候，“半轮”明月正高悬于峨眉山上、西方天空，美丽的月影正倒映在静静的平羌江中。松浦友久先生说的“高挂在山峰顶端的半圆的秋月”，实际上说的就是上弦月。

上半个月，我们只能看到月落，而看不到月出；下半月，只能看到月出，看不到月落。

除洗象池外，峨眉山的赏月胜地还有萝峰顶(伏虎寺右侧)、仙峰寺(仙峰岩下)、对月峰(黑水寺旧址后)、月儿顶(万年寺旁)、明月池(万年寺巍峨殿前)、弄月池(又名待月池，报国寺内)和白水池(万年寺内)等地。

贰

仗剑去国 离开故乡前游历峨眉山

唐玄宗开元十二年(724年)秋天，李白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在离开巴蜀前，游历了峨眉山。

李白平生爱月，特别是“峨眉月”使他

眷恋一生，情意相连。

峨眉秋夜如此美的月色，让李白难以忘怀，遂吟出了“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”的千古名句。即使到了晚年，他在异乡还吟诵着：“我在巴东三峡时，西看明月忆峨眉。月出峨眉照沧海，与人万里长相随。黄鹤楼前月华白，此中忽见峨眉客。峨眉山月还送君，风吹西到长安陌。长安大道横九天，峨眉山月照秦川。”并引吭高歌：“一振高名满帝都，归时还弄峨眉月。”(李白《峨眉山月歌秋送蜀僧晏入中京》)

在李白之前，文人雅士也有吟咏峨眉的诗句，如“峨眉岫初发，洞庭波渐起”(李世民《度秋》)，“还似成都望，直见峨眉前”(李世民《秋日》)，“浩然坐何慕，吾蜀有峨眉”(陈子昂《感遇》)，“削发十二年，诵经峨眉里”(崔颢《赠怀一上人》)……

但总体来说，这些诗文不仅数量较少，而且质量也一般，影响力和传播面都不大。专门咏“峨眉月”的佳作，几乎为零。

但在李白身后，描写“峨眉月”的诗文成倍增加，比比皆是，如“依依向我不忍别，谁似峨眉半轮月”(陆游《舟中对月》)；“愁中巫峡暮云合，望里峨眉秋月斜”(王士禛《寄朱峨眉方庵兼怀蒋修撰虎臣》)；“飞来一片月，相忆卷帘看”(朱彝尊《送方庵叔之官峨眉》)，“我与青莲同朗抱，半轮秋影到而今”(刘豫波《峨眉游草》)；“我最爱的是在月光之下，那巍峨的山岳好像要化成紫烟。还有那一望的迷离的银霄，笼罩着我那寂静的家园……我站在月光下的乱石中，要感受一片伟大的苍凉……在今晚的月光下，峨眉想已化成紫烟”(郭沫若《峨眉山上的白雪》)。这些诗作，无论文字还是意境，都或多或少受到李白的影响，留下了他的烙印。

诗中所提及的几处地名，据史料记载，“清溪县……清溪关，在大渡河外，唐韦皋凿之。以通都蛮，号曰：南道唐镇”(曹抡彬，乾隆四年版《雅州府志》)。

“平羌江，州治北，旧传羌夷入寇，武侯于此平之，因名。李白诗‘影入平羌江水流’……峨眉县，汉犍为郡南安境，后周置平羌县，寻改峨眉县，隋改青衣县，属眉州。”(明嘉靖版《四川总志》)，又

称“平羌江，在治北，环城东流，至嘉定入岷江。”(曹抡彬，乾隆四年版《雅州府志》)。

关于青衣江，曹抡彬的乾隆四年版《雅州府志》中写道：“青衣江，一名清溪，源从罗纯，九曲六十里，至县城外环绕南流而为县治。水萦回襟带，西下三十里合雅河。按《川总》：蜀本蚕丛氏，嗣蜀侯，周襄王时称王。衣青衣，劝农桑，其庙曰都安王，亦曰青衣神。此青衣江所由名也。保宁府南溪县亦有青衣江，《川总》云：古有青衣国，与叙州邻，慕汉衣冠，遂求内附。江因以名。清嘉庆《大清一统志》)里记载，“青衣江，在雅安……入洪雅县界，一名平羌江，即古大渡水也”。

《乐山县志》则记录了，“板桥溪，出平羌峡口五里，廛居十余家，高临大江傍岸，清邑宰迎大像于此。盖唐时清溪驿，即宋平羌驿也”。

詹福瑞等《李白诗全译》里说，“三峡，一说为嘉州三峡：平羌峡、背峡、犁头峡，一说为长江三峡，即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。此当指长江三峡，因清溪驿已在嘉州三峡的下游”。

叁

不忘故乡 李白“故乡情结”浓厚

关于李白这首诗，千百年来争议最大的话题是：“思君不见下渝州”中的“君”到底是谁？有人说是月亮，也有人说是赵蕤、元丹丘、吴指南。

笔者认为，很可能是家乡的某位亲人或恋人。原因很简单：此时月亮正高悬眼前，如果“君”是指月亮的话，何苦要用“不见”二字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在离乡之际，最思念的人首先会是亲人或恋人，其次才是师友。

眼下，李白马上就要出三峡了，而一出三峡就意味着真正离开了家乡。正所谓“月是故乡明”，或许这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赏玩故乡之月了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机会了。刹那间，一股“故乡情结”涌上李白心头，久久不能平复。

李白是个“故乡情结”很浓的人，直到临终前都念念不忘故乡，而“故乡情结”的形成通常有三大原因：心理学方面，成年人面临太多来自工作、生活、人际关系等压力，产生紧张、焦虑的情绪，瞬间逃避的时候，故乡成了最好的避难所。因为那里是一个人成长的初境，童年是人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节；美学方面，人是非理性的，一定会创造一个想象的状态与现实区别。于是，就用语言与文化打造了一个随心所欲的理想状态。故乡，恰是这一理想的不二之选；文化方面，当人感觉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异域文化的疏离感时，会不由自主地强化对故乡文化的亲和感。

因此，在即将离开故乡赴他乡之际，加之中秋节又快到了，除了家人与恋人，李白还会想谁呢？